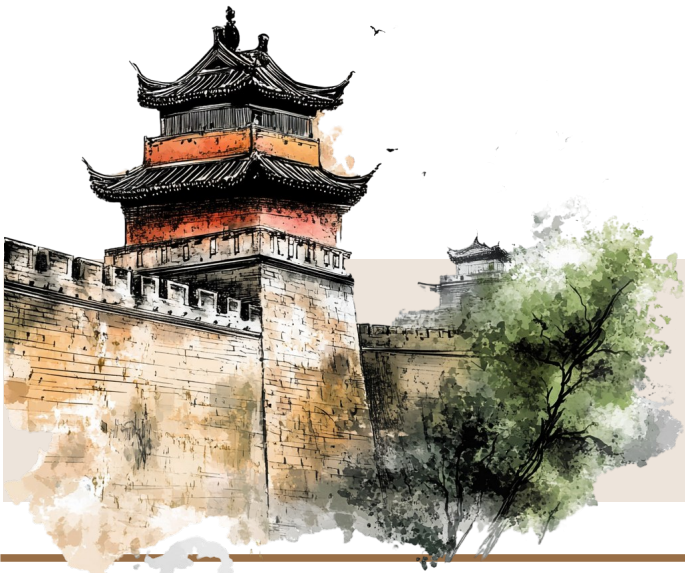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座城一段情

马军

有人问我籍贯何处，我总会满心骄傲地答：我是河北保定人。

保定二字，取自“保卫大都，安定天下”，自古便是京畿重地、首都南大门，扼守燕赵腹地，沉淀下千百年厚重文脉。这片土地豪杰与文人共生：桃园结义的刘备、张飞一身侠气，算尽圆周的祖冲之、写下《西厢记》的王实甫满腹才情，一众先贤，为古城镀上一层独有的荣光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一草一木皆熟稔，一城烟火皆入心，我与保定，早已结下解不开的牵绊。

保定的岁月，自元代缓缓铺展，清代七十余位总督在此办公理政，也曾两度执掌河北省会的荣光，只是随时代流转，渐渐少了几分世人目光，却从未褪去骨子里的底蕴。儿时常听父亲谈起故土，言语间满是身为保定人的自豪。他总说，六个河北人里，便有一位保定子弟；河北半数奥运冠军，都自这片沃土走出。

家乡普通吃食，把年少欢喜牢牢镌刻在记忆深处。如今带妻儿回乡，孩子刚动身便满心期盼，念叨着要吃老家的火烧，我与爱人相视一笑，忽然懂得，这口烟火，便是血脉代代相传的眷恋。

在外求学读书，身边人都知晓保定人极懂吃食。当年城内厨师名校遍地，玉兰、明星、燕春、虎振、新东方声名远扬，学徒奔赴天南海北，也让保定菜系传遍四方。锅包肘子软糯入味，鸡里蹦鲜嫩爽口，白玉鸡脯清雅别致，金毛狮子鱼造型精巧、滋味绵长，一道道佳肴色香味俱全，妥妥跻身舌尖风物代表。高中时，同桌曾立下豪言，要吃遍老城整条美食街，直至毕业也未能如愿，此事往后多年，都是我们老友相聚时津津乐道的趣事。

燕赵大地自古多赤诚，保定人更是将这份实在刻进骨血。保定人不善巧言客套，热忱从不在嘴上，尽数藏在一言一行里。待客从不会吝啬分毫，朋友遇困必定倾力相助，认定一段情谊，便会全心全意

粉坨，紧致凝实、温润弹韧。

然而这只是修行的开端。真正的炙炼，来自煎锅的烈火。利落切成方块的粉坨，下入烧得滚烫的油锅，滋滋一声响起，热浪翻涌。烈火贴着锅底反复煎烙，从一面到四面，从表层到肌理。粉块在高温中滋滋作响，外皮渐渐褪去莹白，镀上一层耀眼的金黄焦壳，边缘微微翘起，散发出浓郁的焦香。内里却依旧保留着软糯通透的本心，弹润嫩滑，颤动如初。

这场烈火的炙炼，恰似寒冬锻造豆腐的修行。冻豆腐经极寒冰封，于凛冽绝境中撑开孔隙、寒夜成酥；而煎粉历盛夏煮沸、烈火炙烤，于双重淬炼中凝骨塑形、炙炼成金。从前的绵软无依、随势飘摇，化作如今的外焦里嫩、刚柔并济。那些沸腾翻滚的煎熬、热油炙烤的灼痛，都不是消磨，而是重塑。让平凡的淀粉，摆脱柔弱的桎梏，拥有了耐得住烈火、承得住烟火的风骨，于盛夏喧嚣中，守得一方外坚内柔的通透本心。

煎粉是东北夏日街头最动人的烟火风物，藏着独属于北国的饮食浪漫。最地道的吃法，是煎至四面金黄焦香，淋上醇厚的麻酱、鲜爽的蒜水，撒上香菜末与通红的辣椒油，再浇一勺特制的汤汁。焦脆的金壳裹满浓郁酱汁，入口先是咔嚓一声的酥香，随即内里软糯弹牙的质感层层铺开，麻、辣、鲜、香在舌尖交织，驱散满身暑气，熨帖燥热的身心。

夏日傍晚的街边小摊，煎粉的香气总能勾住路人脚步。铁锅滋滋作响，摊主熟练地翻煎着粉块，金黄焦脆的外皮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一碗热乎的煎粉下肚，焦香与温润并存，软糯与酥脆共生。不同于凉粉的通体冰爽，煎粉带着灶台烟火的温度，外热内润，刚柔相济，恰如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——经得住岁月炙烤，守得住内心柔软，于热烈盛夏中，活成一块块外有金壳、内藏清润的璞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吉林江南公司）

珍惜。乡风尤为淳朴，谁家红白喜事，全村邻里主动搭手帮扶；各家亲友彼此照拂，身在异乡的保定人，心底永远牵挂故土亲人、儿时乡邻。曾有旅居台湾的亲戚回乡探亲，登门探望的亲友络绎不绝，暖意融融，让人真切感受到故土人情的滚烫。

早年没有导航的年月，保定老城街巷总让外来人迷失方向。老话讲“东西大街一条线，南北大街未连接”，城内胡同纵横交错，道路高低起伏，岔路斜巷层层叠叠，初来之人极易迷路。可这份错落，恰恰是古城独有的韵味。保存完整的直隶总督署，是国内规格最高、修缮最完好的省级衙署；古莲花池位列北方十大古典园林，亭台水榭藏尽江南雅致；始建于元代的大慈阁雄踞城中，稳居上谷八景之首；隐于闹市的钟楼，静静伫立，见证数百年岁月变迁。每次回城漫步，这几处景致，永远是我必去之地。

儿时痴迷抗战影片，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，无数红色经典故事，取景地皆是保定。这片土地承载着峥嵘岁月，也成了红色影视的沃土，那些热血画面，伴着我长大，成为心底无法磨灭的红色记忆。

一代人的青春，藏着独属于保定的工业荣光。当年乐凯胶卷横空出世，打破柯达、富士的垄断，撑起民族感光产业的脊梁；魏氏兄弟创办的长城汽车，是所有本地人引以为傲的本土制造；上世纪八十年代央视循环播放的“好马配好鞍，好车配风帆”，一句广告词，镌刻了几代人的童年。而后立中集团、英利集团顺势而起，深耕新能源与高新产业，让饱经岁月的古城，不断迸发鲜活蓬勃的生机。

这座小城，装下我完整的年少时光，住着我所有亲朋故人，拴着我一生放不下的牵挂。纵走天涯，见过万千异地风光，心底的根，始终牢牢扎在保定。

他乡千般好，不及故乡一缕烟火，保定，是我永远的归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印尼美朗公司）

一梦入金陵

张文颖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”我出生在内蒙草原，自幼为江南诗词所倾心，心里早早埋下一粒向南的种子。今年夏天，高铁一路向南，身后的牧场渐渐隐于地平线，而多年的江南梦，终于在南京站落了地。

车门滑开，湿热像厚帘子兜头罩下，与草原干爽的风完全是两种脾气。可只走出几步，法国梧桐便齐刷刷举起连天绿盖，阳光从叶隙漏下，碎金似的，把暑气敲得七零八落。我第一次在露天看见成排棕榈、凤尾竹，还有在北方只能屈身温室的龟背竹，此刻正大方大方站在绿化带里，向一群老友拍肩问好。

次日清晨，踏入景区，美龄宫蜷在浓荫里，黄色琉璃瓦顶在绿海上闪着一点暖光。一脚迈进去，冷气混着木香，汗意瞬间收拢。展厅里老钢琴、旧油画，把民国时光轻轻推到眼前。出了宫门，沿梧桐大道走到音乐台，青灰色穹顶下，上千只白鸽“呼啦啦”起飞，掠过肩头带起一阵风。撒一把鸽食，它们便毫不客气地落在掌心，啄得手心发痒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我爬了解放门城墙，玄武湖猛地扑进眼里——五洲散落如棋子，堤桥串珠，荷叶连天，粉白荷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簇，像一盏盏小灯浮在绿浪上。在菱洲买杯冰拿铁，坐在湖边看游船剪开绿波，远处紫峰大厦的玻璃幕墙把阳光折进湖里，碎金晃眼，古意与新景各得其所。

午后钻进先锋书店，老教堂的穹顶高悬，彩色玻璃窗把阳光切成一块块碎宝石，洒在书脊上。我抽本南京史坐在台阶上，耳边一会儿是作家分享会的笑声，一会儿是翻书的沙沙声，时间在这里失了刻度。

离开先锋书店，动身前往鸡鸣寺，恰逢雨后天晴。鸡鸣寺遇雨初霁，青石板路闪着水光，香火混着潮气缓缓上升。药师佛塔下，玄武湖的荷花开得热闹；城墙垛口像一方画框，把市政府的飞檐与紫峰大厦的尖顶框进同一幅画里。地宫里，现代琉璃穹顶下的金身佛像熠熠生辉；转弯，唐代的佛骨舍利被静静安放。

离开前一日，造访西埂莲乡。盛夏荷塘一望无垠，层层莲叶起伏，绿浪奔涌。村口老乡卖刚摘的莲蓬，三块钱一大把。剥一颗莲子丢进嘴里，清甜“咔嚓”炸开，树上的蝉“知了知了”唱得正欢，把古人那句“江南可采莲”唱成了眼前的实景。

最后一晚，登上秦淮画舫。天刚擦黑，船“吱呀”一声推开暮色，两岸灯火次第亮起，红光映水，像打翻的胭脂盒。船过朱雀桥，导游指着乌衣巷牌坊低声念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李香君故居的雕花窗后传来《儒林外史》的朗诵，片刻又混进远处酒吧的吉他，古今声响并在一起，竟格外和谐。

靠岸已过午夜，我站在文德桥上看两岸灯火，忽然懂了南京的好：它如同玄武湖的湖水，深邃宽广。盛得下总统府的肃穆，容得下书店的温柔烟火；铭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厚重沉痛历史，也留住音乐台喂饲白鸽的轻快笑声。

高铁缓缓启动，窗外的梧桐开始倒退。那股湿热的风、荷香、灯影，一并被收入我心里。南京，后会有期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）



家园 × 周末

JIAYUAN
ZHOU MO

盛夏蝉鸣声声，晚风裹挟着大海独有的清润气息，我带着孩子回到荣成这座满是回忆的小城。故乡的山海，是刻在心底的温柔，我陪孩子奔赴那香海的碧海银沙，把平凡的夏日时光，酿成最珍贵的亲子记忆。

那香海的沙滩是荣成最动人的风景，不得不说，这里真的太适合带孩子放松玩耍了。沙滩干净又柔软，海水清澈，海风凉凉的，没有城市的闷热和拥挤，一整片大海、沙滩、步道、乐园，都是属于我们的慢时光。海风轻轻拂过，吹散了夏日的燥热，也抚平了生活忙碌带来的浮躁。这里藏着专属夏日的万般欢喜，也藏着属于我们母子温柔相伴的时光。

踏入沙滩，孩子便挣脱束缚，奔向这片蔚蓝山海。那香海的水上娱乐项目丰富，热闹又有趣。看着孩子勇敢体验各种水上游玩项目，一次次迎着浪花尖叫、大笑、奔跑，我站在一旁看着，心里特别踏实。不用催促、不用赶路，就让孩子尽情释放天性，小小的身影勇敢又鲜活，在玩乐中褪去胆怯，收获满满的快乐。

褪去热闹的动感玩乐，我们牵手漫步海边，骑着单车穿梭在滨海小道。海风掠过耳畔，路边草木青葱，慢节奏的旅途，没有赶路的匆忙，只有温馨的陪伴。阳光洒在她稚嫩的脸庞上，洋溢着纯粹又治愈的笑容，简单的游乐设施，就能填满孩子整个夏天的快乐。

整日在海边肆意玩乐，阳光热烈滚烫，孩子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黧黑，却丝毫没有半点疲惫与不悦。这份被阳光、海风浸润的黧黑，是夏日独有的勋章，是肆意童年最鲜活的样子。看着她无忧无虑奔跑的身影，我忽然懂得，最好的童年，从来不是精致完美，而是肆意自在、随心欢喜。

常年奔波忙碌，我们总是被生活与工作裹挟，难得有这样完整的时间放下琐事，专心陪伴孩子成长。城市的生活节奏飞快，我们鲜有这般慢下来的时光，而故乡的大海，总能治愈所有疲惫，也拉近了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。在山海之间，我们闲话家常、肆意嬉戏，所有的温柔与美好，都藏在一次次牵手、一次次陪伴、一次次并肩奔赴里。

最好的亲子关系，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与刻意的奔赴，而是平凡日子里的长久陪伴。是陪她看山海辽阔，陪她感受人间烟火，陪她体验世间万般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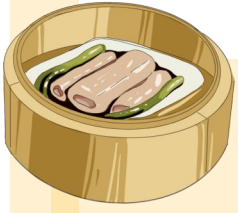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）

归乡逐海

孙英迪

食光慢炖

SHIGUANG MANDUIN



凝脂敷金

王子怡

东北的盛夏，是褪去凛冽冰封后的热烈盛放。长风掠过无垠黑土，卷着麦田与青林的热浪漫遍街巷，烈日悬于澄澈天际，把大地烘得温润滚烫。没有江南梅雨的缠绵湿腻，北国夏日的燥热坦荡而直白，蝉鸣此起彼伏，枝叶舒展葱茏，烟火街巷里尽是灼灼生机。暑气浸透屋檐窗棂，万物都在盛夏的炙烤中沉静生长，而独属于吉林市夏日的风物——手工煎粉，便在这份烈火与时光的双重淬炼中，完成了从绵软浆液到焦金模样的蜕变。

煎粉的前身，是湿润绵软的淀粉浆液，纯粹干净，柔弱无骨。细细研磨的绿豆淀粉，混入清冽的井水，调和成均匀稀薄的浆水，澄澈透亮、软糯无形，无半点筋骨，轻轻晃动便随波流转，毫无自持之力。此刻的它，一如未经世事的模样，平顺柔软、随性而安，经不起分毫折腾，遇热便散、遇扰便乱，只有最朴素的本真，却无半分立身的底气。

北国盛夏的燥热与灶台的烈火，便是煎粉最好的炼炉。先将绵软的淀粉浆缓缓注入沸水，手持木勺匀速搅拌，在滚沸高温的初炼之下，散漫的浆液慢慢收拢身形、凝聚肌理。沸腾的热浪褪去它的散漫无形，时光的静置沉淀重塑它的筋骨皮囊。待晾凉脱模，原本液态无骨的浆液彻底凝形，成了通体通透、莹白如玉的整块

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

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



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